

吕英在洛阳

姬传东



编者按：吕英，原名吕和珍，1916年3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县武山乡范寺村一个中农家庭。1937年7月参加革命，次年10月入党，历任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民运干事、股长，山东省金乡县、鱼台县，江苏省丰县、丰鱼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，中共江苏省沛

铜县县委书记兼军分区九团政委，中共河南省巩县、城皋县（后并入荥阳县）、南阳县县委书记，河南日报社副社长，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部长，郑州市副市长、市委第一副书记。1954年11月至1968年10月，先后任洛阳市市长、市委第一副书记、市委第一书记。1959年5月至1966年5月兼任洛阳市政协主席。1968年11月至1969年11月任河南省水

利厅厅长。1969年11月至1971年11月任三机部平原公司党委书记。1971年11月至1986年3月任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。1986年离休后定居洛阳西工。

吕英早年投身革命，驰骋疆场，屡立战功。建国后调任洛阳长达十四年之久，为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人民爱戴他。我们发表此文，目的在于让大家对这位老市长、老书记有更多的了解，从而激励我们为振兴洛阳而努力。

1

1954年4月，国务院发布命令，洛阳市升格为省辖市。11月，国务院和省府调整加强了洛阳市政府领导班子，吕英由郑州市委第一副书记调任洛阳市委第一副书记、市长。1958年10月16日，党中央决定，吕英任洛阳市第一书记，直至1968年10月，其间还兼任市政协主席7年多。

当洛阳市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，人们吃上洛阳的苹果，涧河水引上邙山灌溉农田，人们漫步在笔直宽阔的街道时；当全国市长会议在洛阳召开，推广洛阳的城管城建经验，全国进行343个城市卫生大检查，洛阳名列前茅时……干部、工人、农民们，怎能不怀念老市长、老书记吕英同志。

吕英善于当班长，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坚持“群言堂”，不搞“一言堂”、“家长制”，每次开会都要出“安民告示”，让有关同志作好准备，很少临时动议处理、决定大事，关于洛阳的城区规划，光在常委会上就讨论过好多次。起初，苏联专家提出了放射型的规划，吕英认为这种规划有很多弊病，不适合洛阳的市情，他和有关同志会议后，决定把规划方案由

放射型改为棋盘式，街道犹如棋盘上的线路，横平竖直。

吕英对领导班子成员要求很严，能积极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谁有问题就开诚布公地进行批评帮助。为了从严要求，他主持制订了领导干部坐车的规定，其中有一条：在市内东至东花坛、南至洛河、西到七里河、北到铁路的范围内开会办事，一般不坐车。他说到做到，身体力行，经常步行或骑自行车东奔西跑。

吕英曾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不多宣传个人，领导参加一般性的活动和会议不登报，他审查《洛阳日报》的大样时，常常删掉宣传他自己的报道。他还给报社领导打电话：“你们不要光盯住领导，要多宣传工农群众。”

吕英当洛阳市第一书记时，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：开一般性的大会，主席台上只坐主持人和讲话人，其他领导同志也坐在台下。他讲话、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时不爱念稿子，下基层调查研究，亲自记录，喜欢听活材料。在吕英的带动下，领导班子当时心齐风正干劲足。对机关的作风建设有着很好的影响。

2

吕英在洛阳担任主要领导初期，正值洛阳十大厂矿陆续兴建之时，国家“六五”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，洛阳就占8个。为了加快基建步伐，他殚精竭虑，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，牺牲了多少个节假日。

洛阳的城市规划布局比较合理，新建的主要街道正、直、宽、平，从火车站往正南不远就是市党政军机关，30多华里的中州大道横贯东西，街道两旁多是工厂、商店，洛阳的城市规

划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。但规划之初,意见并不一致。就拿中州中路的宽度来说吧,当时有两种意见:一种是按现在的宽度(26米);另一种意见是嫌26米太宽,占地太多。两种意见一时难以统一。最后,吕英拍板说话了:“现在看着宽,30年后可能就窄了。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。”实践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。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,中州大道日渐显得拥挤,1990年春天,不得不把部分路段两侧的慢车道又拓宽了一米。

十大厂矿的基建工作时间紧,任务重,要求高,这些大厂矿虽是部、省属企业,但吕英同志为此也费尽了心血。整体规划设计、基建材料、施工队伍、组织指挥、产品的生产销售等,无不牵动着他的心。他经常组织协调,深入调查研究,业余时间也到工地、车间查看,发现问题就及时解决,从来不推不拖,赢得了厂矿广大干部职工的衷心爱戴。

3

吕英坚决贯彻党中央以农业为基础、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。

1958年以后,国家在洛阳兴建的工业企业已相继投产,地方的中小型企业也相继兴办起来。在吕英的主持下,市委、市政府决定狠抓支援农业,促进工业,密切工农之间的联系。市内工业企业在农村广泛建立协作关系的同时,还固定了协作区,包干负责。大型厂一般都包一县或数县,中型厂包一社或几社,小型厂包一个或几个大队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支援农业的协作网,支援和被支援单位,还建立健全了专门机构。据统计,1959年,全市共支援农村耕作机械7991台(件),排灌机械1879台(件),化肥、农药1998吨,废铜废料414吨,

为农村培训各种技术人才 250 多名。1960 年 1 月,支援农业的各种机械设备就有 265 部(台),运输机械 1055 辆,各种农具、工具 44728 件,并为农村加工、修理工具器械 3000 多件。

市内大工业企业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,挖掘生产潜力,积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中小型企业,并帮助农村进一步发展和扩建县、社工厂,给予设备和技术上的援助。同时,采用了领导干部、工人和技术人员“三结合”的形式,定期或不定期地深入农村巡回服务,帮助农民检修机具,解决技术难题。采取办训练班、专题讲课、生产实习、现场指导办法,为农村培养了很多拖拉机手、司机、司泵、车工、电工等技术人才,既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技术改造,又拓宽了农机产品市场,一举多得。

当时,洛阳市工业支援农业、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动,成效十分显著,受到省委、省政府和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好评,曾在河南省有关会议上介绍过经验,上级还让吕英撰写署名文章,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支援农业是工人阶级的光荣任务》、《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》、《继续发扬共产主义风格,吹响技术革命的号角》的长篇文章,在省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。

4

邙山公社地处邙山上,土地贫瘠,严重缺水,三万多亩土地基本上是靠天耕种。六十年代初,平均亩产才 50 多公斤,每年要吃统销粮 16 万多公斤。最愁人的是水。五十年代修建的邙山大渠等水利设施,由于不配套,加之失修,不要说灌溉农田,就连生活用水也成了大问题,每逢干旱,人们不得不到一

二十里远的市区拉水吃。

邙山的情况牵动着吕英的心，多少个白天，他食不甘味；多少个夜晚，他难以成眠。他在苦苦地思索：解放十几年了，农民们连温饱问题还没解决，自己这个“父母官”怎能心安理得？于是，吕英经过深入调查研究，征询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同意后，在办公会、常委会上提出了改变邙山面貌的设想：一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；二、兴修水利设施；三、种植果树。目标是把邙山建成花果山、米粮川。他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。尔后，一个个红头文件从高楼深院中发出。

5

说了算，定了干，不满足于发文件、作指示，重在具体抓落实，这是吕英的一贯作风。

为了加强对农业的领导，市委决定让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苏挺兼任洛阳郊区书记，调市政府副秘书长任普恩任郊区区长。为了尽快改变邙山的面貌，吕英提议挑选一个年轻能干的干部到邙山公社当书记。1962年5月，郊区区委决定：31岁的区委组织部长任三星同志出任邙山公社党委书记。

吕英大力贯彻党中央关于工农联盟的方针，实行厂社（队）挂钩，很快组织了两万多人的支农大军，他亲自动员讲话，机关、厂矿实行分片包干，帮助邙山公社平整、深翻土地。他把工作难度最大的沟上村作为自己抓的点，经常到现场指挥，督促检查。机关、厂矿积极行动，轮流上工地，大干一冬天，仅沟上村就平整、深翻耕地700多亩。全市机关、厂矿共帮邙山公社平整、深翻土地1.5万亩，全部达到设计要求。

吕英提出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修复邙山大渠，按照谁受

益谁出劳力的原则,分段包干。郊区派副区长郁培芝和水利局长郎祥顺常住工地,坐阵指挥。市里动员机关、厂矿积极支持,绝大多数单位迅速行动,慷慨支农,许多厂矿送去了机械、设备和多种工具。有家大厂态度暧昧,吕英亲自登门做思想工作,次日一大早,这个厂开着大汽车,敲锣打鼓,把电缆、电动机等物资送到了邛山大渠工地。为了帮助一个大厂的领导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,吕英一连几个晚上参加厂领导班子会议,启发引导,使该厂领导提高了认识,后来成为支农先进单位。

吕英经常亲临工地,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经过几万人、几个月的连续突击,苦干实干,邛山半腰 30 公里的大渠修复了,深约 2—2.5 米,底边宽 1.5 米左右,上边宽 3 米多,流量达 1—1.5 米³/秒。之后,又在沿渠靠山顶一侧,开挖了两排通渠井,建起提灌站 15 处,扩大了灌溉面积。引来的涧河水流经苗南、苗北、史家沟、葛家岭、潘龙塚等村庄,流进田园,灌溉着成千上万亩禾苗,滋润着人们的心田。

6

为了进一步改变邛山的灌溉条件,吕英又亲自抓了打机井。邛山一带水位很深,打机井的难度很大。打的第一眼机井坐落在望朝岭村,这是吕英手中的典型。井深 258 米,一下打了两个半月。打到 8 米左右,遇到第一层水,但水量太小;又继续往下打,打到 160 米左右时,遇到第二层水,水量仍不大;一直打到 250 米以下才遇到流沙层,水量可以了。下水泥管子是打机井的关键,管子歪一点,整个机井就有报废的危险。为了确保下管子万无一失,公社书记任三星、郊区副区长郁培芝、

水利局长郟祥顺、钻井队长等同志，七天七夜没合眼。这七天七夜里，吕英天天都到工地去，有时是半夜三更冒着风雪赶去。水泥管子下到200米左右时突然弯曲了，人们心如火燎，吕英得知后说：“不管咋着，得想办法把这眼机井打成！”工地“诸葛亮会”开了一次又一次，终于发现问题出在管与管之间的连接上。经过灌泥浆，使紧挨管子的泥土变软，费了好大劲才把弯曲的管子矫正过来。人们心中的石头落地了，第一眼机井终于成功了，每小时抽水量达80吨，可浇地2亩左右。试抽水那天，召开了五六千人参加的庆祝会，吕英到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

万事开头难。第一眼机井的成功，积累了不少经验，后来打机井就比较顺利了。1963年至1966年春天，两个钻井队在不等地干，共打成机井40多眼，最浅的井也有百多米深。邛山公社的每个村庄，每眼机井都留下了吕英的足迹和汗水，他从这个工地跑到那个工地，中午吃饭时间到了，他和秘书到纱厂附近的饭铺里喝碗面条，就又赶到打井工地。他白天在工地发现问题，晚上就召集有关人员开会，研究解决办法，会议常常开到深夜乃至凌晨。他布置的工作谁也不敢马虎。打井进度很快，使邛山上60%以上的耕地旱涝保收。

水利设施基本配套以后，吕英的工作并没有就此止步，常去检查设施的利用情况。1965年大年初一，他带着秘书马宗礼，顶风冒雪到公社和几个大队，向干部、农民拜年后，带上一些干部群众沿渠而行，为了用渠水浇麦，他手握一支长木棍，一边走，一边用木棍捣破渠中的冰层。就这样，他一气沿渠边步行了二三里路。当时，天寒地冻，在场的干部群众目睹此情此景，人人心中暖融融的。吕英及有关领导大力倡导科学种

田,推广阿伏、阿波等小麦良种,大积农家肥,平均亩产由过去的50多公斤提高到210多公斤。仅1965年就上交公粮60多万公斤。邛山农民靠吃统销粮过日子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。

7

“光有粮食吃不行,还要让农民有钱花”。吕英又为邛山设计了营造经济林的蓝图。五十年代种植的苹果、梨树,由于管理不好,效益欠佳。吕英一手抓管理,一手抓种植,让任三星书记蹲在营庄抓试点,走出去到东北、胶东参观,把技术人员请进来指导,阳山栽苹果树,阴山栽梨树。根据邛山地处风口的特点,决定把果树全部修剪成瓦瓮形的,以增强抗风能力。农民们从市里拉回大粪,每棵果树每年灌两担,果木林长势很好,发展很快。西起塚头,东至葛家岭,12里长、2里宽的邛山上,共有苹果树、梨树8000余亩,红、青、黄香蕉,大、小国光,印度青,味津,金冠,红玉,祥玉,各类品种,应有尽有,金秋季节,果实压弯枝头,煞是喜人。1964年至1966年间,年产量达二三百万公斤,苹果最便宜时每斤只需七分钱。

在吕英的积极操持组织下,邛山变了,邛山富了,渠道纵横,土地平整,机井成群,粮食丰收,苹果满枝,葡萄满园。自1964年起,邛山公社对外开放,两年间就有62个国家的贵宾前往参观。

8

吕英在洛阳市当市长、市委书记十几年,非常关心群众的疾苦。他很重视群众来信来访,经常亲自接待来访群众,批阅群众来信,不管是共性问题,还是个性问题,能解决的便马上

解决,不能解决的耐心做说服解释工作,从来不推不拖。

他亲自过问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住房问题,20多年来一直被人们传为佳话。

李履谦原在江西工学院电机系教书,妻子在洛阳工作。1962年9月,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,李履谦调至洛阳市科委计量所当技术员,被安排在一位科长的单身住房内暂栖身。他妻子崔焕莲是普通工人,住集体宿舍。两人虽同在洛阳工作,但仍两处分居,生活多有不便。

到了1963年初春,李履谦的妻子眼看就要分娩了,住房还没着落,这可难煞了小两口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,李履谦抱着试试看的想法,给书记吕英写了一封信,详细陈述了自家住房面临的窘境。

吕英接到信认真阅读,并批示:“这类特殊的问题,请尽快核实、解决,并将结果告我”。有关部门马上调查、核实情况,信发出后仅仅三天,市科委一位领导同志便找李履谦谈话:“吕书记接到你的信了,并作了批示。你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,经研究决定把新盖的两间平房分给你一间,你可以安排搬家了……”李履谦听后,激动不已,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

事情虽然过去二十七八年了,但李履谦夫妇回忆起来依然心情激动,常向人说:“吕书记关心群众疾苦的好作风我一辈子也忘不了,对我工作作风的培养和锻炼有着巨大的影响……”

9

吕英在洛阳当市长、市委书记期间,几乎每天坚持散步,他总喜欢到热闹繁华处发现、解决问题。

他发现大街上有马粪、牛粪，影响市容，就动手捡起来，或用脚踢到路边上。在他的带动下，不少民警也主动捡粪蛋。但粪蛋太多了，怎么也捡不完。他马上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直到现在，人们还可以看到，走在洛阳大街上的大牲畜，屁股后边都挂着一个粪兜。

有人说吕英“爱树如子”，这真不过份。他的次子明申 10 多岁时，曾摘市委院苹果树上的一个苹果，他知道后，狠狠批评了明申，并按照规定掏出 5 元钱作为罚款。为了解决电、树打架问题，他找来供电局长欧登甲和城建局长曹瑛，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：移动离树近的电杆，再栽电杆时要离树远些，把电线架高些，给供电局增加了部分拨款。城市绿化美化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，市区的环境越来越美。许多上年纪的人，一提起洛阳的树木花草，就很自然地想起了洛阳市绿化的奠基人——吕英同志。

有段时间，吕英听到群众反映坐公共汽车难。他就穿上便服，专门乘坐公共汽车。果然，他第一趟车没挤上去，第二趟车费了很大劲才挤上车。车上乘客摩肩接踵，拥挤不堪。事后，他马上让有关部门研究，加强调度，并陆续增加了公共汽车的数量，有效地缓解了乘公共汽车难的问题。

又有一次，吕英听说某医院的服务态度不好。他就在一个星期天穿上破烂衣服，腰间还扎了根草绳子，骑自行车来到该医院急诊室，双手揉着肚子，向医生喊：“大夫，快给我看看，我疼得受不了……”

“有啥病？”值班医生慢条斯理地问。

“肚子疼。”吕英回答。

“先去量量体温，看要不要治疗。”那医生睁一只眼闭一只

眼。

“光疼不发烧。”吕英仍不露声色。

那医生就是不给他诊治。

“这态度果然不咋的。”吕英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露出身份，让人把院长、书记叫来，说了自己刚才看急诊的过程和群众的反映，提出了提高服务质量的建议。院长、书记连连点头称是。此后，该院采取了不少措施，服务质量、医德医风明显好转。

10

在吕英身边工作过的人，异口同声地说他为政清廉，不谋私利，不搞特权。他在洛阳当市长、市委书记十几年，从没利用手中的权力安排过一个亲朋好友，从没贪占过公家的便宜。给吕英当过秘书的马宗礼、王银喜同志都说：“他自己没在宾馆、招待所单独吃过一次饭，没白吃过一顿饭，没见他有吃请、请吃的情况，没见他收过礼……”有一次，一家商业单位给他家送去一个钢精锅，说是让他家试用一下。当时他和爱人均不在家，是保姆把钢精锅收下的。吕英弄清这钢精锅的来历后，马上让把钢精锅送回去。那家商业单位一再说是让试用一下。吕英不客气地说：“让别人试用吧，反正我不试用。”钢精锅终于又被退了回去。

11

“文革”中，吕英受到了很大冲击，造反派给他戴高帽子，批斗他，拉着他游街，让他坐土“飞机”，使他遭受皮肉之苦，还把他关进地下室里 20 多天。吕英作为重点审查、批斗对象，在

白马寺参加了4个多月的“学习班”，两个星期才让回家一次。市直机关参加“学习班”的有1000多人，他最后一批“毕业”。之后，又被送到白营“五七”干校，他的具体工作是喂牲口，割草、铡草、拌草、磨饲料、出畜粪，劳动强度较大，但吕英是个乐天派，常常有说有笑，扑下身子苦干实干。有人检举他开玩笑时说过：“这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是接受驴马再教育”，于是遭到无休止的批斗和没完没了的训斥。

在“打倒吕英”口号声中，郊区邛山公社的干部、农民公开站出来保他。一些干部和农民自发组织起来，以拉回去批斗为由，巧设机关，从某大厂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，把吕英抢了出来，“藏”在公社机关小院里，“藏”在农民王茂生家中最严实的小窑洞里，给他端吃端喝，煎汤熬药，变着花样给他做可口的饭菜，十里八乡的村干部和农民给他送去鸡蛋、猪肉、牛肉、水果、罐头、活鸡，送去贵重药品，还有的送去上乘的衣物、布料……在“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”的“文革”中，人们敢“死心塌地”地保一个“走资派”实属罕见。

1967年夏秋之交，某大队30多名干部群众联名贴出了“吕英是走资派吗？”的大字报，并刻印广为散发，邛山公社党委书记出面联系，铅印500份，传送到四面八方。

现将这张大字报摘录于下：

吕英是走资派吗？

我们邛山公社在市委的领导下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解放前，我们这里是“地少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”、“半年糠菜半年粮”，广大贫下中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，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，昔日荒山秃岭，现在变成片片果园。看着满园累累硕果，我们贫下中农怎能忘记，正是在吕英同志的

亲自关怀下，郊区制订了要让“邙山变成花果山、洛南变成米粮川”的宏伟规划。在邙山初种苹果的时候，从没见过苹果是什么样子的贫下中农，不敢相信，我们这荒山瘠岭能长出那红彤彤的苹果。吕英同志身体力行，苦口婆心地开导，终于感动了我们。现在我们邙山十九个大队，都从这苹果中得到好处，我们怎么能忘掉那个市委书记呢？

我们洛阳市是个新兴城市，市委书记可以说是日理万机。但是，我们邙山贫下中农，三天两头都能看到这市委书记。毛主席号召大办农业，吕英同志身体力行，在邙山崎岖不平的山路上，吕英同志不停地奔忙着。为了改变邙山十年九旱的面貌，吕英同志亲自规划邙山深机井浇地问题，哪里放井位，渠从哪里走、浇哪里地，吕英同志和基层干部、贫下中农一起规划研究。为了搞好学大寨，吕英同志亲自带领市直干部并指示各厂矿也同时行动，和贫下中农一道平整土地。

现在我们这里终于有了亘古无有的水浇地，照这条路走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邙山不仅会成为花果山，而且也会变成米粮山，我们对国家的贡献也必将越来越大！

.....

吕英是革命干部，我们就是要支持！

12

吕英家里珍藏着他与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邓小平、董必武、彭真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合影和郭沫若等人的手迹，这些几十年的照片和书法至今完好无损。

这些照片，有的是吕英到北京开会时合照的，有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洛阳时合照的。从镜头上看，有的是在亲切握

手，有的并肩而坐。有的在一起开会、讨论、视察。起先，吕英是把这些照片放在大影集里，或镶在镜框里，或压在玻璃板底下。亲朋好友来访，往往要仔细端详、观看，热烈议论一番，吕英有时也饶有兴趣地逐张介绍是在哪里、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，言谈之中常常表现出几分欣慰、几分自豪、几分荣幸。

然而，人们万万没想到，吕英也万万没想到，到了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这几张难得的珍贵照片，竟成了他的“罪证”。一些“造反派”指着鼻子质问他：“你说说，你怎么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起照像？”“你怎么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合影？”……吕英有时候说说把这照片引为骄傲的话，有时针锋相对地顶回去：“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，我了解他们，我不相信这些开国元勋能突然变成‘反革命’……”这一说不要紧，吕英又被戴上“顽固不化”、“死不悔改”的帽子，遭到变本加利地批斗。

“造反派”们多次抄吕英的家，但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吕英早有预感了，他没有转移家中的钟表、家俱、存折等贵重物品，早就把这些照片转移了。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他就与家人一起，准备了几节拳头粗的竹筒子，费了好大劲才把竹关节打通，然后把一张张照片卷起来，塞进竹筒里，再把竹筒装进罐子里，在房后挖了个两尺多深的土坑，把罐子埋在里面，地面上放些杂物，栽上花草。就这样一埋就是八九年，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才把照片取出来，又放在影集里、镜框里、玻璃板下。

13

吕英为人忠厚，襟怀坦荡，时时处处事事严于律已，宽以待人，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，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、领

导干部的高风亮节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有一次在市委食堂里批斗他，市直机关某部门的一位年轻干事，一时感情用事，打了吕英几拳头，吕英和在场的很多人都看得很清楚，事后有人密禀吕英：“你看清是谁打的没有？”吕英说：“看清了。”但吕英从来没往心里搁这事，从来没计较这个幼稚、盲撞的年轻人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动手打吕英的那个年轻干部，被列为查处对象。专案组的同志专程找到吕英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吕英的态度可以决定那位年轻干部的政治命运。吕英听他们说明来意后，先是笑嘻嘻地说：“×××年轻，又加上当时那个情况，这算不了什么问题……”尔后，还对专案组的一位老同志严肃地说：“我的态度就是这样，你们不要老抓住他这个问题了！……”

由于吕英的态度如此开明，组织上没把×××同志打他作为什么大问题。当这位同志听说吕英对他如此宽厚仁慈时，感动得声泪俱下。

有几个干部在“文革”中对吕英有言行越轨的行为，有的把他从凳子上推下来，有的无中生有，造谣惑众，编成章回小说丑化他……但吕英从来不计较这些事，从来不在人前提这些人的不是。

知情者十分钦佩吕英宽宏大量的气度，有同志风趣地说：“难怪吕英能当大官！”

14

吕英在任时从不谋私利，离休后也极力反对各种不正之风。有一次，洛阳市某机关邀请部份离休的老同志开座谈会，

他也去了。中午,为与会人员准备了几桌酒席。散会时,会议主持人宣布进餐厅吃饭。他听了有点冒火:“你们去吧!我不去。中央三令五申,你们咋还这样子?”有人不想让他走,故意说:“没有车送他,让他走吧!”他说:“我还走得动。”他真的步行一二里回家了。

吕英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任过江苏省沛县县长,他离休后,该县县委书记派两位同志代表沛县人民来看望他,带来了几斤刘邦酱狗肉、四瓶酒、几包糖果和糕点。这两位同志好不容易找到了吕英的家,一进门,吕英热情接待。这两位同志主动自我介绍说:“我们是江苏沛县的。您对解放沛县有功,县委书记让来看看您……”

吕英见他们带东西来,认真地说:“有啥事,我能办的就办,不用送东西。”此时,吕英夫人龚良英在厨房听到其中的年轻人说:“奇怪,我们又不是来求您办事的……”年长者说那年轻人:“别这么说,这老同志是我们县的功臣,立了丰功伟绩。”并对刚从厨房走出来的老龚说:“这是全县人民的心意,您就收下吧!”老龚说:“我才不敢收呢……”

那年长者灵机一动说:“我们刚下火车,还没住下,扛来扛去不方便,找到住处再来取这东西。”就这样,他俩一去不返,那酱狗肉放得发霉了,一点也没吃。

吕英 1958 年被定为行政 10 级后,有几次调资机会,他都把指标让给了别人。近几年,省计经委派老干处处长邵至玉等同志专程登门做吕英的工作:“您 30 多年没长工资了,请您把情况写写,打算想办法给您调一下……”吕英听后笑了笑说:“我一辈子没向党伸过手,离休了更不能伸手。”他坚持不写。直到 1990 年,他的工资级别才由 10 级调为 8 级。